

我的非洲部落

A NONNATIVE'S AFRICAN TRIBAL LIFE

梁子 图/文
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原始·狂野·惊悚·传奇

酋长也分三个等级？巴苏陀妇女用鞋油来护肤？曼迪人将祖先埋在自家客厅里？阿法尔新娘不生两个孩子就不准出门？俾格米矮人身高只有140厘米……
摄影师梁子用近10年的时间走访非洲原始部落，记录了他们不为外人所知的部落传奇。

人与自然 Man & Nature
人与自然丛书

我的非洲部落

A NONNATIVE'S AFRICAN TRIBAL LIFE

梁子 图 / 文
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的非洲部落 / 梁子著. - 上海: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,

2009.8

(人与自然丛书)

ISBN 978-7-5452-0438-4

I . 我… II . 梁… III . 游记 - 非洲 IV . K940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19719 号

丛 书 名 人与自然丛书

主 编 路 燕

书 名 我的非洲部落

作 者 梁 子

责任编辑 吴 迪

赵 彦

书籍设计 杨 军

周漪芳

出版发行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出版发行 200040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

(如发现印刷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: 021-54483345)

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

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16.5 × 23.5 cm 16 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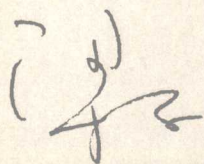
字 数 80 千字

印 张 11.5

定 价 35.00 元

他们是他们自己的人民

——献给我的非洲朋友

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, consisting of stylized, cursive characters that appear to be '门' and '子'.

CONTENTS

P16 > 第一辑 CHAPTER 01

南部非洲莱索托

巴苏陀人部落

酋长也分三等

- 22、位尊权重的大酋长
- 26、子承父业的二等酋长
- 28、村里贫穷的小酋长

异样的生存方式

- 31、稠浓的自制土啤酒
- 36、当裁缝须买发电机
- 40、用鞋油护肤
- 45、巫医马目才地斯

P50 > 第二辑 CHAPTER 02

西部非洲塞拉利昂

曼迪人部落

丛林主人曼迪人

- 57、煮出来的棕榈油
- 62、土法制肥皂
- 65、树液也能醉倒人
- 68、丛林中的卖炭翁

无法解析的“神”

- 72、祖先住在家里
- 77、伴着祖坟生活
- 82、男孩们的成年礼

抹不去的战争阴影

- 86、钻石的诱惑
- 94、硝烟余烬中的学校

中部非洲喀麦隆

白克瑞人部落和俾格米人部落

在喀麦隆的雨林里

- 147、被死魂缠上了
- 156、侦破“偷药”案
- 158、惨遭雨季的霉烂

寻找俾格米矮人

- 163、酋长像黑“李玉和”
- 168、矮人不矮?
- 176、寻找真正的俾格米矮人

东部非洲厄立特里亚

阿法尔人部落

面纱后面的阿法尔女人

- 106、位尊命贱的妇女领袖
- 114、不生孩子就不准出门的新娘

红海大漠里的生活

- 122、在无人岛上生存
- 130、在“圆圈里”做祈祷
- 132、像鲁滨逊一样烤鱼
- 134、“村干部”都是外族人

好在最让我担心的那种初进非洲部落时刀光剑影、虎视眈眈的场景没有出现。可是，突然，背后伸出的大手有力地抓住了我的胳膊，手的主人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明白，便被拉着走了。我的头皮顿时发麻，失控地尖叫起来。那惨厉的声音撕裂了夜空。惊恐、绝望的情绪让我浑身打哆嗦，他们是否要将我大卸八块……（引自 P18）

梁子的非洲地图



莱索托王国

The Kingdom of Lesotho

国土面积30344平方公里，人口约235万，首都马塞卢(Maseru)。绝大多数为黑人种族，属班图语系的巴苏陀族和祖鲁族。通用英语和塞苏陀语。约90%的居民信奉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，其余信奉原始宗教和伊斯兰教。

塞拉利昂共和国

The Republic of Sierra Leone

国土面积72326平方公里，人口约610万，首都弗里敦(Freetown)。全国有20多个民族，南部的曼迪族人口最多，北部和中部的泰姆奈族次之。60%以上居民信奉伊斯兰教，30%的居民信奉基督教，少数人信奉拜物教。官方语言为英语，民族语言有曼迪语、泰姆奈语等。

厄立特里亚国

The State of Eritrea

国土面积124320平方公里，人口约469万，首都阿斯马拉(Asmara)。共有9个民族，其中提格里尼亚族和提格雷族占人口的大多数，通用英语和阿拉伯语。宗教信仰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为主。

喀麦隆共和国

The Republic of Cameroon

国土面积475650平方公里，人口约1820万，首都雅温得(Yaounde)。全国共有200多个民族，是一个多民族国家。共有200多种民族语言，均无文字。官方语言为法语和英语。约有20%居民信奉伊斯兰教，40%的人信奉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，40%的居民信奉拜物教。



我的非洲部落

A NONNATIVE'S AFRICAN TRIBAL LIFE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想，而我的梦想，就是去非洲。

2000年7月，一个漆黑的夜晚，我像一颗天外陨石，突然降落在地球另一端的南部非洲莱索托王国莫霍特隆区（Mokhotlong）一个叫塔巴姆（Thabang）的山村。

初到塔巴姆山村，周围一片黑暗。透过夜幕，举目环顾，村庄被几座大山环抱着，站在这里就像站在枯井的井底，只有山中传来的狗叫声，让人感受到生命的存在。深陷深山峡谷的我，此时突然激情与浪漫全无，我不禁自问：“我到这里干什么来了？为什么要来这儿？这个闭塞的小村庄又能给我带来什么？”要知道为了来这里我煞费周折，其间所吃的苦头不是三言两语能讲完的。

非洲是我一直的梦想。不知是受了三毛《撒哈拉的故事》的影响，还是其他什么，反正，这个梦想一直缠绕着我，使我觉得非去不可。

怎么才能去非洲呢？总得有人邀请才能办理签证。可谁会给我发邀请函呢？苦思冥想也想不出个好主意，我灵机一动，决定直接找非洲酋长。电影上看到非洲酋长通常都是他统辖的那块领地至高无上的人物，一旦成为他家的客人，周围的人不看僧面还得看佛面，什么手续办不了？酋长的邀请肯定是最顶用的。



可谁认得非洲的首长呢？在中国寻找非洲酋长犹如沙漠觅水。我像个精神病患者，几乎问遍了周围所有的朋友：“你知道谁认得非洲的首长吗？”有朋友看我神经兮兮地到处打听，笑着问我：“你知道非洲有多少个国家？你究竟想找哪个国家的首长？该不会是全非洲的首长你都想找吧？”我告诉他们甭管哪个国家，只要是非洲的首长就行。这事儿哪还容得我挑选呢？

有一天，我终于见到了一位朋友介绍的台湾人赖先生。

赖先生有着高大强健的体魄，乍一看像个山东汉子，但说起话来很文气，给人感觉非常舒服。在他嘴里，即便是有关抢劫的话题，听上去也不那么沉重。与他一席交谈，我焦躁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恨不能明天就跟他一起出发。在此之前，我听到所有关于非洲的故事都带有十分恐怖的色彩。

赖先生说：“你知道莱索托这个国家吗？南非的国中国，人口很少，因为那里多数都是海拔1500米的山区，所以又被称为高山之国。你不是想找酋长吗？我与那里的一个酋长关系很好，如果你愿意，去一趟应该没什么问题。”

我听后欣喜若狂。我们说好由他负责帮我征得那个酋长的同意并由对方发来邀请函，而我则去办理签证——再往后的事就只能靠自己了。

2000年5月底，我终于拿到了去莱索托的签证。算了一下从筹备药品到采买胶卷，再到办理资金和银行国际卡及其他杂事，我需要一个月的准备时间。非洲是个疾病多发的地带，除了打防疫针外，还得自己准备一些相应的药品。

在朋友的帮助下，我准备了能够应付从头到脚、从里到外各种常见病的各类药品。

2000年6月，北京已是骄阳似火，天气燥热，此时的我，一边忙碌地打点行装，一边也很快被朋友成堆的告诫淹没了——

“梁子，你绝对不要去莱索托，1998年莱索托发生过暴乱，许多华人不仅被抢，连他们的房子都被烧了。”新华社的哥们儿亲身经历过这事儿，他为我捏了把汗。

“梁子，你知道莱索托现在的状况吗？你了解那个国家的风俗吗？听说那里可是艾滋病高发地带。别忘了你是个女人，万一有个闪失，传染上艾滋病，这辈子你就完了。”从医的朋友本着职业精神劝导我。

“梁子，听说了吗？前一段时间欧洲一位女记者去南非采访，刚去一个星期，在从酒店去超市买东西的路上，穿过一片草地时，被17个男人轮奸了。这位女记者在草地上昏迷了两天后才被人发现，现在被送回国了，人已经被糟蹋得不成样子了，非常惨。这可是南非那边的报纸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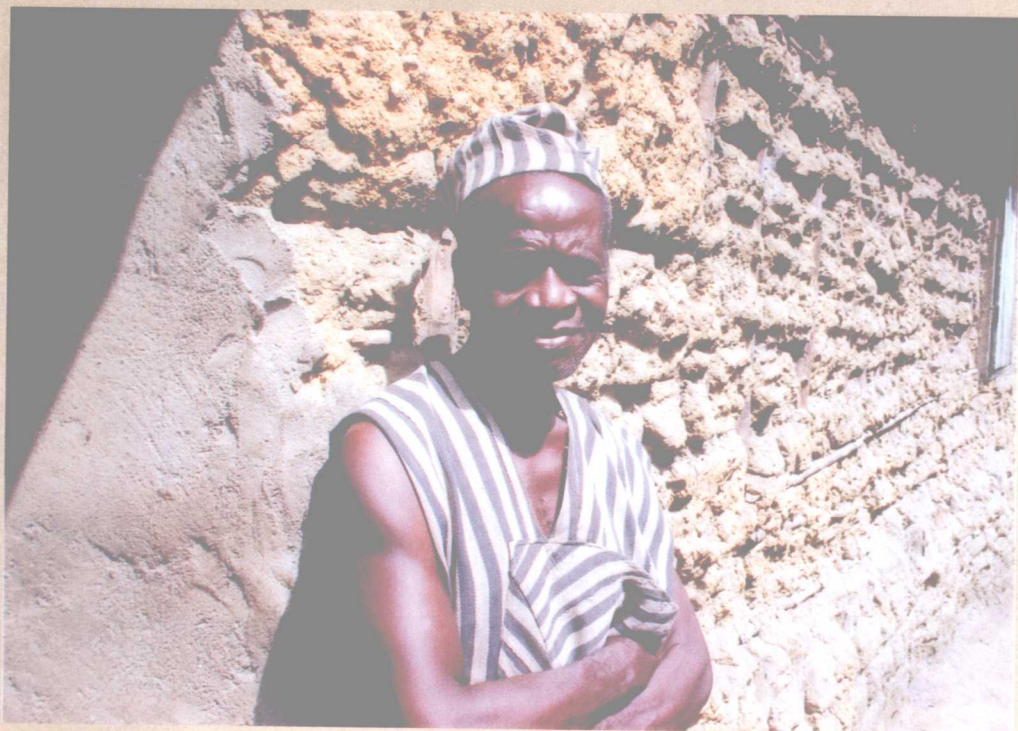
上刊登的。”这位老兄是从南非回来的，我相信，这一定不是他为我杜撰的恐怖故事。

老哥邬永刚是个理性的人，他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建议：最好的办法是在当地警察局雇个保镖，至少别人看了不敢对你轻易下手。

老哥说得有道理，我决定按他说的办，到当地后雇一个人高马大的黑人警察。试想，每天有个浑身紧绷着肌肉的黑人，像美国总统身边的保镖一样跟着我，那是什么劲头——我还真想享受一把带贴身保镖的感觉呢。

雇保镖是一个方案，但也得作好两手准备，特别是防强奸，这对女人来说可是件不能忽视的大事——这会儿才觉得当女人真够烦的。女人出门不仅得防抢劫、防疾病、防天灾、防车祸什么的，还得比男人再多一项，真够罗嗦的！不过防强奸的事儿还得多找朋友聊聊，毕竟人多智慧也多。

我的朋友电台主持人月明在电话里说得可真轻松：“嗨！那还不简单，做个铁裤衩，再配



把锁。”

“钥匙放在哪儿？只要我能开，强奸犯照样也能开。”我傻乎乎特认真地跟她讨论着。

她听我认真了，一通坏笑：“哎哟，还真把它当回事了？你想，如果你真的天天穿个铁裤衩还能拍照片吗？还不痛苦死你。再说，你上哪儿去买那东西呀，我看你真够执著的，不如嫁给人家，给酋长当老婆算了，看谁还敢动你？”

还有人说，要不平时不上厕所你就用宽胶带封住，多少能抵挡一点。我一听，那纯粹是害我，想都能想象出那有多受罪。再说真要出事，管什么用呀。

该想的都想了，最终也没个结果，看来只有靠运气加小心了。

还有钱的问题，带现金不保险，旅行支票和信用卡也有各种支取和兑换的问题，就目前情况而言，我对当地银行的情况还不甚了解。另外，如果住在村里，上哪儿找银行呢？这一系列的问题，都在我该动身时才冒出来。尽管麻烦，但我决不能为此而放弃非洲之行。为了这次出



行，从找酋长到办手续，已整整耗去了我一年半的时间。这期间，我是一门心思上非洲。而当我真的要踏上那片土地之时，却充满了各种随之而来的具体麻烦与忐忑。我无法预料等待我的将是什么，也无法估计非洲之行于我而言是凶还是吉，这一切只能听凭命运的安排了，相信老天不会亏待我，也相信当地好人多，更相信自己有能力战胜一切，有个好运。走吧！只要是自己认准的，就应该大胆地朝前走，瞻前顾后可不是我梁子的风格。

经过24小时的飞行和中途的两次转机，我终于来到了莱索托王国的首都马塞卢。从南非转机时，我换乘了一架只能乘坐20多人的小飞机，机上仅有12名乘客，却是来自不同的国家，有英国人、美国人、荷兰人、印度人、日本人、当地黑人和我这名中国人。地球真小，不同的国家，不同的肤色人种，竟然在同一时刻聚到了一起。此刻的我感到自己是地球村的一分子，当我闯入了这一国际化的天地，我这张中国脸，便应担负起一份中国的责任。现在许多发达国家的人都关注着非洲，来自各国的志愿者们抛家舍业地来到这片土地，为的也是能最

大限度地帮助那些贫困人群，因而我绝不会是个孤单的行者。我意识到，自己也许正做着构架民间文化桥梁的工作，这是一件何等有意义的事情！我对自己的出行产生了新的期待与新的信念。

飞机徐徐降落在马塞卢机场，一眼望去，只见一栋不大的房子孤立地坐落在一片空地上。7月的南半球正值深冬，与骄阳似火的北京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季节。我迅速地穿上外套，并办好了出关手续，正当我领取行李、转身离去的时候，四个身穿机场工作服的黑人同时叫住了我。他们面无表情，冷冰冰地示意我把行李箱放到桌子上。之后，他们二话不说，上来就要拉箱子的拉锁。

“打开检查。”一位身材并不高大的年轻男人冲我说。

他们同时打开了我的两个旅行箱，且查看得非常仔细，并不时地一一登记着，之后，他们把我叫进屋里，用计算器随便按了几下，对我说：“你带的这些东西都得上税，你需要缴付2000美金。”

“什么……”我蒙了，从没听说下了飞机就得缴税，这不是欺负人吗？我决不能将这笔钱轻易扔在这儿。正当我准备与他们大干一场时，一位中年妇女笑咪咪地出现在我的眼前。她和蔼的笑容和典雅的气质使我断定，她一定是前来接我的那位名叫西提巴左·塞伊索(Scitebatso Seeiso)的酋长夫人。

酋长夫人的到来，三言两语就摆平了这件事，结束了他们对我近一个小时的盘查。于是，我分文没付跟着酋长夫人就离开了机场。这是我来到这个国家第一次感受到贵族家庭的权势与威信。我感到自己认准酋长的举措十分英明。

同时，我又很庆幸这次莱索托之行选择下榻在酋长家，住在小山村里，这样，我不仅领略了山村景色，还对山地非洲的黑人生活有了新的发现，发现了他们的友好善良，发现了他们独特的生存方式。于是，就这样，我有了第一次的非洲之行。此后，近10年间，我接二连三地又去了西非的塞拉利昂、东非的厄立特里亚、中西非的喀麦隆和中东非的布隆迪……



南部非洲莱索托 巴苏陀人部落

CHAPTER

“这些巫医不仅是治病的大夫，还是解脱人们心灵痛苦的导师。他们能治疗人们身体的疾病，也能解决人们的心理问题，巫医通过草药和占卜一类的身体治疗与心理治疗相结合的方式，治愈并安慰那些‘患了病’的人……”